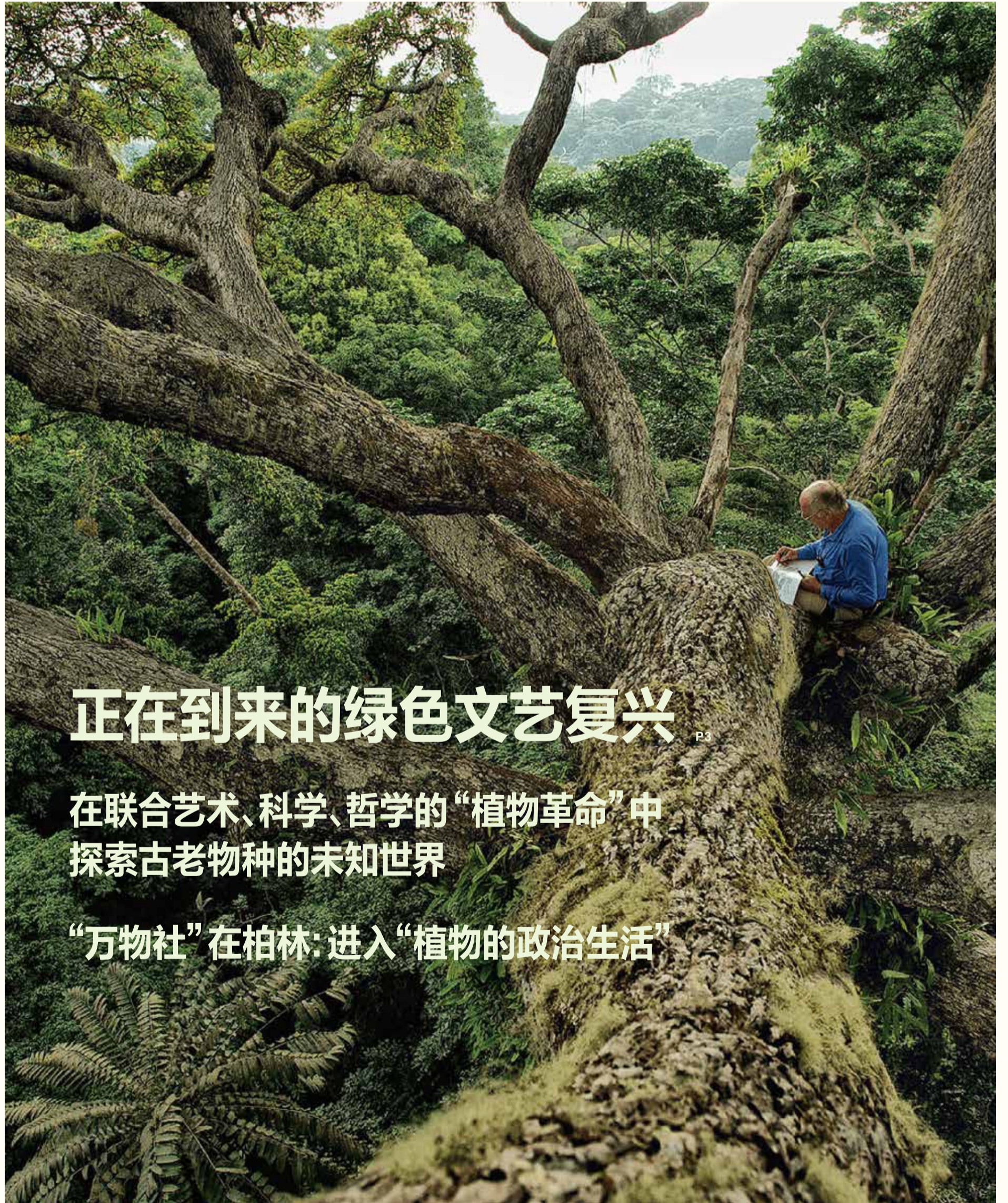




# THE ART NEWSPAPER

UMBERTO ALLEMANDI & CO. PUBLISHING LTD. • MODERN MEDIA GROUP

2021年9月 / 第89期



## 正在到来的绿色文艺复兴 P.3

在联合艺术、科学、哲学的“植物革命”中探索古老物种的未知世界

“万物社”在柏林：进入“植物的政治生活”

弗朗西斯·阿雷在莫阿比特山上，加蓬，2012年，弗朗西斯·阿雷基金会，摄影：阿雷基金会，摄影：阿雷基金会

## COVER STORY

# 有一种病叫“植物盲症”， 他们提供了一种治愈方法叫“午夜魑魅”

风滚草、向日葵、骆驼草，从中国甘肃核城、乌克兰的五一城到美国华盛顿，三种植物和三个国家特定的年代对应，植物被赋予了精神代言人的角色

中国甘肃，一个无法在地图上标明确切位置的地方，只有一个404的代号。1957年确定核生产基地的厂址，在占地1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没有一户人家，没有一棵树，只有稀稀拉拉的骆驼草。

美国西部的公路上，扭曲的枯叶球正漫无边际的滚动。它们在冬末发芽，夏季开花结果，秋季干枯死亡，一阵风可以轻易将它从根部折断。风滚草就这样乘着风摇摇晃晃地将数以万计的种子散播在西部旷野之上。只有在贫瘠的土地上，散落的种子才能得到最充足的阳光和空间，一点水就能让种子发芽。1960年代初期，在内华达的核试验停止后，第一个从土地上长出的植物就是风滚草。

1996年6月5日，乌克兰的五一城（Pervomaik）核基地上，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高级国防官员正在这片土地上撒下向日葵种，而在土地深处，1900枚核弹、导弹、地下发射井将就此不复存在。随着向日葵的生长、绽放，土壤中的重金属和核污染元素也顺着根茎进入到这些植物的生命中。

《午夜魑魅》是刘娃在 cc 基金会的首次机构个展，所有作品均由刘娃和鲍杨两位艺术家共同创作完成，耗时近七个月。展览紧紧围绕着风滚草、向日葵和骆驼草展开，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刘娃和鲍杨共同创作的影像作品，其中的音乐也被分为七个篇章，收录在《午夜魑魅》音乐专辑中；第二部分是四幅绘画及声音装置。在选择植物作为最终作品呈现载体的问题上，刘娃表示，“通过植物的视角来反观人类在彼此之间设置的界限，我们觉得能够打开人类自身的视野和想象力。”

## 地缘政治与植物的命运

自1983年，科学家首次提到将植物用于去除受污土壤中金属的可能性后，利用植物进行土壤修复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应用。植物在科学工程领域始终扮演着一种绿色、廉价且高效的治理工具，是人类解决逼近生态红线问题的手段，是人类生活、甚至生存的“防线稻草”。但在日常中，植物沦为了生活的背景。1996年，两位生物学家 James H. Wandersee 和 Elisabeth E. Schussler 描述了一种称



刘娃&鲍杨，《午夜魑魅》影像静帧，双频影像声音装置，12分钟55秒，2021

两位生物学家 James H. Wandersee 和 Elisabeth E. Schussler  
描述了一种称为“植物盲症”的现象，  
这种现象表现为在生活中没有看到、关注植物和对植物的美学特质不再敏感

为“植物盲症”（Plant Blindness）的现象，这种现象表现为在生活中没有看到、关注植物和对植物的美学特质不再敏感。如果这种盲症持续扩散，人类可能不再看到这些植物，遑论保护。

那么艺术能治愈“植物盲症”吗？在刘娃的作品中，她将三种植物和三个国家以及特定的年代对应起来，赋予植物以精神代言人的角色。“骆驼草似乎作为一种扎根大西北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代言人，那

块有个标题就叫‘潜下心，扎下根，戈壁滩上献青春’，很五六十年代的精神，但是这种骆驼草它又和风滚草一样，像是美国西部的一种象征。这几种植物从俄罗斯自然迁徙而来，它们同源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东西，但是它在冷战时期不同阵营里都存在，又在不同国家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刘娃向《艺术新闻/中文版》阐释，这种地缘政治的多重身份也是最初引发她创作的动因。

## “万物互联”：与植物共情的表达

“我们一定要去亲眼看看，我们要去核基地看到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要去找这些植物！”刘娃和鲍杨开始了一万七千多公里的追寻风滚草之路。刘娃提到这一路他们一直在感受“万物互联”（everything is connected），无论是听觉还是视觉，是人抑或是植物。刘娃和鲍杨将自己投身进入植物的世界，就像新唯物主义的一些思想——不再区分主客体，只有身处其中才能真正了解。植物也在此化身成为创作者，引导出艺术家内心真诚感性的部分。刘娃介绍说：“当时觉得这三种植物好像是一种自由的象征，它们打破了人为设定的边界。通过这些植物，让我们开始重新思考人与人之间是否有界限，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界限关系。同时这种以物为核心的实体论，将人类这

一角色的姿态放低，好像变成了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跨物种的平等交流。”如果以绘画的视角来看，在艺术家构建的美学体验中，人物从前景中消失，而那些过去被消隐的背景逐渐显现。

“植物”对两位艺术家而言不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课题，他们的视角已然“植物化”，这也是他们最想带给所有观众的新体验。在作品呈现之前刘娃和鲍杨也有过担心，用人类的视角叙述植物的感受是否政治不正确，人类凭什么说自己理解这些植物、理解它们的语言。但最终他们找到了“体验”这个中介去建立关联，好像回到一种万物有灵的泛灵论，在人和植物平等的基础上想象对方所处的状态。

这一感官的打开只有在打破已有存在的语言和理论框架才能真正地感受到，刘娃所接受的人类学、脑科学学术训练和创作形式、鲍杨的古典音乐创作方式，只有将这些所学暂时放下才能真正感受到植物在说什么，进入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观看、进入和表达。《午夜魑魅》所展现的既是两位艺术家眼中的植物，也是艺术家眼中的自己，植物和人互为彼此，别无二致，在广阔世界中植物和人都是打开感知去体验和表达生命力的魑魅。撰文/孙哲



刘娃&鲍杨，《午夜魑魅》影像静帧，双频影像声音装置，12分钟55秒，2021